

## 《诗经》中龙马文化精神内涵探析<sup>\*</sup>

□陈雪军

**[摘要]** 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既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断积淀的产物,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建构和发展的结晶。由于马与龙精神特质的相似性,古代先民将马提升到龙的图腾崇拜高度,从而促成了文学中龙马形象的合一。以先秦文学经典《诗经》为载体,通过对西周尊马传统,以及《诗经》马类兴象的表现手法和审美意蕴进行分析,探讨古代龙马文化、马政文化的内涵以及中国马文化建构方式,认为“马”在中国古代人与动物关系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对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

**[关键词]** 《诗经》;龙马文化精神;马类兴象;马政;人马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20)04-0093-07

### 一、研究缘起

从古至今,龙的形象在中国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领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sup>[1](P8)</sup> 由于马与龙精神特质的相似性,古代先民将马提升到龙的图腾崇拜高度,从而促成了文学中龙马形象的合一。学界针对龙马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学中寻找马兴象与龙马文化精神形成的关联性。王伟认为:“楚辞中关于龙和马的描写甚多,而据《周礼》‘马八尺以上为龙’等文献所载,是龙也即马。而楚辞除多次写到龙与马以外,其中又比较多地写到玉虬、白螭等,玉虬、白螭也即事实上之白马。而据《礼记》‘殷人白马黑首’及甲骨卜辞‘白马’频出等传世与出土文献所载,殷人对于马特别是白马尤其重视。”<sup>[2](P47)</sup> 王精明则将马雄健威武的姿态、昂扬奔放的生命力与秦人英勇尚武的精神品质、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相连,揭示出秦人的尚马传统。<sup>[3](P782)</sup> 二是从民族文化的维度对龙马精神的追根溯源,强调其与中华民族尚马传统的关系。徐佩瑛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马的民族,古代还常将马和龙混为一谈。马的形象在龙形的构筑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中华民族的尚马传统源自远古时代农业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渗透和互补,是远古华夏民族向游牧民族学习到的重要内容之一。”<sup>[4](P45)</sup> 三是从文献学角度对龙马精神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马瑞江从马社、祭马祖的考辨中,梳理出民族精神经由对马的崇拜,到龙马的尊崇,再到龙马精神形成的发展轨迹。<sup>[5](P21)</sup> 吉成名则从现有文献资料考辨出古人把龙马理解为身长为八尺以上的马,总结出古人对马的精神风貌的理解,提出“龙马精神”最早出典于唐代。<sup>[6](P82)</sup> 由此可见,学界对龙马精神的研究,十分注重对其发展历程的研究。而龙马精神内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在其形成之前,古人有关龙马的诸种想象和理解,不仅是龙马文化观念的具体表征,还会丰富龙马文化精神的内涵。

先秦时期,马文化内涵在文学中得以建构。马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频繁地出现在《诗经》中。其中,《诗经》专写“马”的诗29首;在诗中出现过“马”的诗50首;以马为部首的字出现了56个;<sup>[7]</sup>《诗经》中的马有很多其他称谓,马的这些异名在《诗经》中出现127次,连同“马”字在《诗经》中共出现177次。<sup>[8](P188)</sup> 据笔者统计,在《诗经》的305首诗中,有51首涉及马者。从《诗经》风、雅、颂进行分类,其中在《风》中有19篇,在《雅》中有27篇,在《颂》中有5篇。而且由《诗经》所见的军事、田猎、迎亲嫁娶、祭祀等各种事务中基本由马拉车,这说明马是《诗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一意象,不仅反映周代的马政、祭祀、婚嫁

<sup>\*</sup> 收稿日期 2020-04-01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古代接受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YCBZ2017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8ZDA276)。

等社会习俗,还为中国古典文学中马文化内涵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先秦文学经典《诗经》中马类兴象的研究,成为探究中国马文化内涵、人马关系的重要方式。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西周的尊马传统、《诗经》马类兴象的表现手法和审美意蕴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古代龙马文化、马政文化的内涵,并由此确立“马”在中国古代人与动物关系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 二、西周尊马与古代龙马文化

先秦时逢乱世,诸侯分封天下,马为国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先秦以马为贵。马或被作为进献的礼品或作为赠别礼物,如《大雅·韩奕》中描述了周天子赏赐马车及马饰、马具给功臣韩侯,而显父在韩侯临行时,以车马作为赠送礼物:“其赠维何?乘马路车”;<sup>①</sup>或被作为会盟的交通工具,如《小雅·裳裳者华》:“裳裳者华,或黄或白。我觐之子,乘其四骆。乘其四骆,六轡沃若”(第1030页)。以诸侯所乘车马之状彰显出诸侯来朝会盟时的盛况。<sup>②</sup>也正是因为西周尊马、崇马,形成了尊马、崇马的礼仪风俗和祭马传统。《周礼·夏官》中有言:“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驿夫(第1012—1013页)。”这里记载了西周春夏秋冬都有不同内容的祭马仪式。由此可见,西周奉马为神,并有严格的祭祀马神制度。关于祭祀马神的内容在《诗经·小雅·吉日》中就有记载:“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毛传》曰:“伯,马祖也。重物慎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第919页)。”这说明周天子行猎前要择吉日祭祀马祖,以保佑马力勃发,希望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而《商颂·玄鸟》是一首宋国君王祭祀并歌颂祖先的诗歌,“龙旂千乘,大禧是承”(第1344页)就是通过写其车马之盛表现祭祀的隆重。《鲁颂·駉》也被称为一首祭马祖的乐歌。<sup>[9](P256)</sup>

同时,在祭祀这种重大场合中所用之马的种类十分讲究,往往要求用纯色马,这在《诗经》有云:“比物四骊”(第140—143页)(《小雅·六月》)、“四骊济济,垂辔涕涕”(第750页)(《齐风·载驱》),这里的“骊”是指纯黑色的马。因此,《诗经》中有关马神崇拜、尊马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龙马精神的一种积淀。因为对马的崇拜进而产生对龙马的尊崇,再而发展为龙马精神。

中国古代对于马的图腾崇拜与龙的崇拜密切相关。《周礼·夏官》云:“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騊,六尺以上为马也”(第1018页)。可见古人把身高八尺以上的骏马称为龙。王充《论衡》云:“龙之象,马首蛇尾。”<sup>③</sup>这都充分地反映出自古以来马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先民之所以将马提升到龙的图腾崇拜高度,主要是因为马与龙的精神特质具有相似性。在《易经》里,可以找到马与龙具有深层的共通性。有研究者在对马龙原型与上古文学意象的考辨中提出,因龙与马都具有善于奔行的特点,只不过龙飞行于天,马奔驰于地,所以分别以龙马取象:“行天者莫如龙,行地者莫若马”。<sup>[10](P105-110)</sup>《吕氏春秋·本味》也有云:“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sup>④</sup>古人自古有“马为地精”的观念。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马有“天马”“阳物”之称,《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铸造铜马献给朝廷,在他的奏书中说道:“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sup>⑤</sup>《汉书·礼乐志》:“天马徕,龙之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sup>⑥</sup>因此,从西汉刘彻到唐朝李白,天马歌不绝如缕。

关于龙的起源,有诸多的说法,形成共识的观点有:龙为虚构的动物形象,其形象构成是多元的;在龙的构成元素上,在汉代,有马为龙首之说,此说逐渐形成共识。此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龙作为想象的动物,

① 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1页。以下材料引自该套注疏本,仅标注页码。

② 除此之外,在《诗经》的《邶风·干旄》《秦风·渭阳》《小雅·采芣》《大雅·韩奕》《大雅·崧高》等篇中均有此内容的记载。

③ 王充:《论衡·龙虚》,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5页。

④ 高诱注,吕不韦编:《吕氏春秋》,《诸子集成》,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143页。

⑤ 范晔编撰:《后汉书·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62页。

⑥ 班固编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61页。

具有人类最为可贵的自由精神,马作为实用的人的工具,最重要的品质则是艰苦卓绝。将龙首定位为马首,岂不是认定龙的精神应是自由与坚贞的统一?《周易》中乾卦取象为龙,此卦主要描述与歌颂龙的精神,此卦的《象传》云:“天行健,自强不息”。这话中就寓有自由与坚贞统一的精神。赵逵夫先生解释《离骚》中龙与马意象之关系时,也明确提出了龙马精神之论,并指出:“《离骚》中的神骏,其作用正是为了沟通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sup>[11](P18-32)</sup>以上种种论说均可说明马与龙在精神特质上的相融相通之处。正是因为马与龙之间的这种精神特质上的相似性,促成了文学中龙马形象的合一。

### 三、马类兴象与马政的崇礼文化意味

《诗经》中对于马匹毛色的细致区分和名目的繁多称谓反映出周朝完备而健全的马政制度。马政一词出自《礼记·月令》:“游化别群,则絜腾驹,班马政二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注曰:“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第 1203 页)。《周礼·夏官》中记载,当时设有校人、趣马、巫马等与养马有关的官职,还有驾车职位;《周礼·春官》还非常详细地记载:“校人”掌管有关王马的事务,“趣马”协助“校人”正确喂养良马,“巫马”负责治疗病马,“牧师掌牧地”“庾人”负责王马政教事宜,“圉师”教“圉人”养马,“圉人”饲养马和牧马,这里有关马的职务分工细致(第 1012—1030 页)。由此可以看出,周朝已有了较为完备的马政制度。而《诗经》中所体现的周朝马政制度主要反映在周人养马、车驾用马的讲究上。

首先,周代贵族很讲究养马,他们以毛色来区别马,并且区分得十分细致。这些对于马匹的名目和不同称谓,在《诗经》中都有反映。据统计,《诗经》中关于马匹的名目大约有三十种。在《诗经》的《鲁颂·駉》篇中,全篇都在写马,对各色马匹也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描述: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驪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骝有騊,有骍有骝,以车伾伾。……薄言駉者,有驪有騊,有骍有騊,以车绎绎。……薄言駉者,有駉有騊,有驪有騊,以车祛祛。……”(第 1313—1315 页)

周人主要是从毛色来对马进行区分的,其中以杂色马居多,如骊、騊、駉、騊、驪、騊、驪等;纯色马较为少用,如骊、黄等。杂色马一般用在狩猎、军事、杂役等场合,如“文茵畅毂,驾我骐驎”(第 786 页)(《秦风·小戎》),“之子于归,皇驳其马”(第 846 页)(《豳风·东山》),“駉駉彭彭”(第 1096 页)(《大雅·大明》)。诗句中提及的“骊”指青黑色相杂,有花纹的马,“驪”指左足白色的马,“騊”指红色黑鬣的马,“駉”指黑嘴的黄马,“皇”指黄白色的马,“騊”指赤毛白腹色的马。如果从马的大小来看,又可分为驹、騊。驹为“少壮之马”,见于《周南·汉广》《小雅·皇皇者华》等,騊为“七尺之马”,见于《墉风·定之方中》等。以上对马毛色的细致区分,可以看出周人对马的喜爱之情及熟悉程度。

其次,在周朝,从天子到公侯、士大夫各级身份,从出征到田猎、出行各种用途,马匹的使用都有一整套系统而细致的制度。《诗经》中就载录了西周时代这种严格细致的车马礼仪制度:不同马匹的使用反映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排场。在周朝,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车马匹数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中国古代一般以四马驾的车为贵,尤其以牡(公马)为尊。因为古代所养的马牝多牡少,驾车所用马匹若全是牝马则显示其地位卑贱,贵族的驾车之马一般是牝牡相间,如果所乘驾车的四匹马都是“牡”,就显得地位特别尊贵。《诗经》中的《小雅·四牡》《节南山》《大雅·桑柔》《豳民》《韩奕》这五首诗中都以“四牡”起兴。《小雅·六月》里“四牡騤騤,载是常服”,“比物四骖,闲之维则”,“四牡修广,其大有颀”(第 740—743 页)。“四牡”是指四匹雄马驾车,“四骖”指四匹纯黑色的大马,纯色整齐,显出规矩与秩序,写出了战马的强壮有力与军容的盛大有序。《秦风·小戎》里也写道:“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骐驎是中,騊駼是驂”(第 787 页),这里对每匹马的毛色、品种和驾车位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以青骊马和赤红马为两服,黄身黑唇马和骊马为两驂。“两服”指一车四马中中间的那两匹,“两驂”指一车四马中旁边那两匹马。除了用马匹数规定社会等级外,作为显示身份、出门乘坐的马车也很讲究。《小雅·采芣》:“载骖载驂,君子所届”(第 1051 页)。“一辆车用四匹马来驾称驂,用三马来驾称驂。天子行大礼所乘的车子称大辂,行军礼所乘的车子称戎辂,一般诸侯不能享用。辂车是供王侯、

卿大夫、将帅代步的。诸侯朝见祭祀,常常随有“贰车”,即副车,“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第1203页)。”

除此之外,《诗经》中对于马具的使用、马的不同姿态、马的精美配饰的描绘也十分细致。例如,朱幘指马嚼两旁用红绸缠绕的装饰;镳指马口子中所衔的勒具;辔指马缰绳;钩膺指套在马颈上的带饰;钗指马额上的金属装饰物,等等。马的配饰十分精美,马具的配置也十分完备。因此,《诗经》中对有关马的称谓、马具配置、马姿态、马用途的描述真实地反映出周代的马政制度和社会生活风貌。

马在周代成为一种政治地位的显示,这充分显示周礼的完备。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道特色。秦皇陵出土的车马俑、东汉出土的马踏飞燕,其重要的文化意义不只是艺术上的,还在政治上。中国独特的马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礼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由马体现出来的礼文化,如此丰富、如此生动又集中地记载在《诗经》中,充分说明《诗经》的本质为崇礼。《论语·八佾》载,孔子与子夏论诗,当子夏从孔子说的“绘事后素”敏感地领悟到“礼后乎”时,孔子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已矣”(第5367页)。而所谓“礼后”其含义就是礼为基础,或者说礼为根本。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力求教化,这种教化实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它并不求直接达成,而借助于礼这一手段,由此礼既有形式感,又有道德味,既富有审美性,又兼具伦理内涵。马政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当马政体现在诗中,其诗就兼具了多重意义,它既是政治——礼教的,又是艺术——审美的。

#### 四、人马“比德”的审美内涵

《诗经》由马比附,以马喻人,马之人格化,从而丰富“比德”之审美内涵。马在中国文学中经历了从自然物象到具有某种特定功用的形象,再到成为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审美对象这样的过程。《诗经》中马类意象十分丰富,出现了“白驹”“骐骥”这类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意象,在文学上,开了以马喻人的先河。

首先,以马喻君子。孔子就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第225页)。”这里的“骥”,是指千里马,“力”是指使马行千里的“力”“德”则指内在的品质和美德。可见孔子是将马与德才兼备的“君子”并举的。《小雅·白驹》:

“皎皎白驹,赅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第787—788页)。”

诗中言及骑白驹的主人具有为公为侯的才能,并称其为“贤人”,称赞“其人如玉”。《周颂·有客》更是采用了“白马”和系马留客的意象:“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絜,以絜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第1574—1575页)。”表达出留客的浓浓情意,其感怀与《小雅·白驹》如出一辙。因此,《小雅·白驹》《周颂·有客》两首诗中的白马“开始脱离马匹的实用性,逐渐成为一种审美形态,逐渐被人格化,抽象升华为具有高洁品格的君子的象征,由此开创了以马喻君子贤人的文学传统”。<sup>[12](P32)</sup>白马意象多与英俊潇洒、温雅如玉的君子相联系;后来又在游侠与边塞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与任侠远游、从军戍边相结合,成为豪侠少年的代称。自此,良马贤才的比喻也被保留了下来。比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sup>①</sup>这里写出了少年游侠在白马衬托之下英姿勃发,威风八面的样子。再有,“公孙瓒每闻边警,辄厉色作气,如赴仇。尝乘白马,又白马数十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以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sup>②</sup>这里是通过对白驹的形态的描写来烘托渲染勇士的雄风,二者相互映衬。在魏晋乃至唐宋的作品中,马成了“自由、奔腾、劲健和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sup>[13](P199)</sup>白马意象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另一方面,《小雅·白驹》还蕴含着“士不隐”的文学意味。诗中赞美了白驹主人品德美好如玉,但是这样

① 曹植:《白马篇》,(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89页。

② 王粲:《英雄记》,(宋)李昉:卷八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82页。

有才能的贤人却隐遁于山林,诗人既十分不舍,又叮嘱白驹主人“慎尔优游,勉尔遁思”。朱熹《诗集传》说:“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另有《小雅·节南山》:“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第 946 页)。”诗中描写了一位有志之士驾着四匹骏马,却因四方祸乱而无法尽情驰骋,隐藏着壮志难酬的悲哀。《诗经》中的这一意象内涵与后来由“骐驎”意象而来的“千里马”相似,在这个意象中不仅寄寓诗人建功立业的豪情,还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懑,由此为以“千里马”喻“士不遇”的文学传统奠定基础。

其次,以马的美好、雄壮之姿喻人之英雄气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诗经》中形容马的姿态和神情的词语相当多,如“四牡修广(第 908 页)”(《小雅·六月》)、“四牡骃骃”(第 1127 页)(《大雅·烝民》)、“四牡奕奕(第 1230 页)”(《大雅·韩奕》)等。修广,又高又大的样子。骃骃,强壮的样子。奕奕,从容悠闲的样子。马的姿态无论雄健强壮,还是走路时的神采奕奕,在《诗经》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对马的这些美好姿态的描写正反映出人的精神面貌。例如《大雅·大明》末章:“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騶彭彭(第 1094 页)”“煌煌”是指光彩灿烂的样子,“彭彭”是指十分强壮的样子。这里写出了周代的战马强壮有力,战车高大,诗歌以车马之态比喻周武王陈兵牧野时的英雄气概,张扬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小雅·六月》主要是赞美尹吉甫北伐获得胜利的诗篇。诗歌开篇就写:“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骃骃,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然后又写道:“比物四骠,闲之维则。”意思是说,因玁狁来犯,宣王紧急备战。再又写道:“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就是说,他挑选了雄壮、毛色齐、训练成熟的战马去出征抗敌。最后又写道:“四牡既佺,既佺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第 907—910 页)。”由此可见,整个战争的过程围绕着对马的描写来进行。诗歌中用马的高大健壮来烘托和渲染出征军队的威武和实力,也烘托了统帅尹吉甫奔赴国难勇往直前的凛然气势和英雄气概。

中国古代美学注重人物鉴识,这种鉴识重在人的道德、情操。《论语》中就载有孔子对诸多人物的评价,《庄子》也是一样。在先秦,自然物由神化向道德化逐渐转变,人们在对自然物进行审美观照时,形成一种以自然物比拟人格道德的“比德”思想,后发展到汉魏,则喜欢用自然山水比喻人物,人物鉴识发展为具有审美意味的人物品藻。《世说新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借自然山水品藻人物,在古代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随机式的、不稳定的,另一种则是稳定的、相对程式化的。比如用梅兰竹菊来象征君子。用马来喻人属于后一类。梅兰竹菊用以喻人,侧重于人的道德品质,而且性质已经稳定为高洁不同凡俗的品质。马之喻人,侧重于人的才能,才能贵在用世,所以,就有诸多不同情况。以马喻人始于先秦,《易经》中有“良马逐得艰(坚)贞”之语,然大量出现是在《诗经》中,这不能不引起重视。也许爱马是世界诸多民族共同的文化现象,但其他的民族更多地将马作为工具来看,而中华民族则以马来喻人,这恰恰是中华民族马文化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人才的重视。

## 五、真堪托死生:人马关系的定位

马最早作为原始先民捕猎的对象出现,后来逐渐地成为人类驯养的家畜之一。夏代,人们开始用马来拉车;到了商代,马车成了作战、狩猎和运输的重要工具。

马从“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工具性和功用性向人格化、哲学化转变则始于周代。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先秦文学中被赋予了深刻的寓意,与个体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达人马合一之境,从而建构了中国马文化的丰富内涵,积淀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第一,马之人化。《诗经》中表面写马,实则写情,以“瘠马”意象寄寓作者之忧天下情怀。《小雅·四牡》:“四牡骍骍,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四牡骍骍,咍咍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第 867 页)。”诗中“骍骍”指因疲劳而无法前行的样子;“咍咍”指喘息的样子。诗人描写了马的各种形态,暗喻着诗人心中的悲伤与惆怅。《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冈,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瘠矣(第 583—584 页)。”诗中的“虺隤”“玄黄”“瘠矣”等词被用来形容马的病态、倦态,这间接地表达出旅途的艰难。《小雅·皇皇者华》详写奔波在路上的各色马匹,这些马既有雄壮的良驹,又有青黑骏马

(骐)、黑鬃白马(骆)和黑白花马(骝),并反复描述咏叹“载驰载驱,周爰咨諏”,以使臣驱驾马的奔驰状态暗喻使臣怀思和出征的艰辛。还有《小雅·杕杜》:“檀车幪幪,四牡瘠瘠,征夫不远”(第890页)。这里的“瘠瘠”是指马疲惫的样子。《诗经》中这些对马的疲惫、倦态、病态等神态的生动描绘确立了惫马、瘦马、病马的意象,丰富了文学传统中马类意象的内涵。之后的许多文学家对这一意象作了继承和发展,如瘦马、病马成为寄寓作者对国家前途、社会现状以及人生际遇的思考的重要意象,如杜甫《瘦马行》《病马》、刘长卿《疲马》、韩愈《入关咏马》等。尤其是李贺《马诗》中的疲马和病马成为诗人自身遭遇的一种充分的体现,如“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疲惫和病痛之中带有几分孤傲的马的形象。

第二,人马合一。《周南·汉广》有云:“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第593页),传五尺以上曰驹,其中的“秣驹”是一种迎亲的礼仪。诗歌正是通过描绘迎亲的美好幻境来寄托着痴情的青年樵夫对汉之游女的恋情。再如《周南·卷耳》和《秦风·小戎》两首诗都对车马倾情描摹,用以寄托妻子对丈夫的怀念。《周南·卷耳》的“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第583—584页),虽表面写的是马的艰辛,实则反映出征人出征的艰辛,寄托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秦风·小戎》的“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骐骝是中,騊駼是骖”(第787页),这里用尊贵的车驾来象征君子,寄托妻子对丈夫的仰慕之心和思念之情。这些诗句中,个体丰富的生命体验与马之容貌、马之姿态融为一体,达“人马合一”之境。

第三,以马起情,兴托付之意。《鲁颂·有騶》云:“有騶有騶,騶彼乘黄……有騶有騶,騶彼乘牡……有騶有騶,騶彼乘駟……”诗开篇三章用比兴的手法,毛传:“騶,马肥强儿。马肥强则能升高进远,臣强力则能安国。”此以“马肥强则能升高进远”述说人堪以托付,比喻“臣强力则能安国”而君王有所托付。孔颖达笺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禄食,禄食足而臣莫不尽其忠(第1638页)。”只是把“臣莫不尽其忠”归结为君王“必先致其禄食”,但其真正的意义,是以人(战士)对马的依托,说出了君王对臣下的托付。如《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sup>①</sup>

在这里,马不仅仅是作战、狩猎和运输的重要工具,它已成了寄托主体情感的兴象,马成为寄托个体生命体验的重要对象。于个体而言,它蕴含着主体升高进远的愿望,于国家而言,它是彰显其安定强盛的可依托对象。

总之,“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作为文学意象,它开启中华民族诗歌象意统一、情理统一、教化与审美统一的美学传统。作为文化象征,它是民族精神的形象显现,它最为具体、最为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因此,它在中国古代人与动物关系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袁诗筌]

### [参 考 文 献]

- [1]林芳,曹春慧,周丽丽.传承龙文化 铸就民族魂——中国的“龙文化”[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1).
- [2]王伟.从楚辞的龙马精神论其与殷商文化之关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 [3]王精明.《秦风》中的马意象及其文化精神[C]//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 [4]徐佩瑛.中华民族的尚马传统与龙马精神[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1).
- [5]马瑞江.马社考——从对马的崇拜到龙马精神形成的发展历程[J].古今农业,2008(4).
- [6]吉成名.龙马传说与龙马精神[J].文史杂志,2002(5).
- [7]向熹.诗经词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sup>①</sup> 杜甫:《房兵曹胡马诗》。

- [8]侯仁之.黄河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
- [9]许志刚.诗经论略[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 [10]于雪棠.《周易》马龙原型与上古文学的相关意象[J].社会科学战线,2001(1).
- [11]赵逵夫.屈骚探幽[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 [12]赵宏艳.《诗经》中马之名目及其与周族关系的考察[J].固原师专学报,2006(1).
- [13]马世年,马婷婷.先秦诗歌马意象的建构及定型——兼论其文学史意[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作者简介] 陈雪军(1976—),女,广西玉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桂林,邮编:541004。

##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Dragon and Horse in *The Book of Songs*

CHEN Xuej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dragon and horse is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comes not only from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gradually accumulated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uring its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cient Chinese raised horse to the height of dragon in totem worship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ir spiritual quality, which facilitated the unified image of dragon and horse in literature. Base on *The Book of Songs*, the literary classics in Pre—Qin peri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dition of horse worship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horse images, and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dragon and hor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horse administration. It is found that with an extremely lofty po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in ancient China, hor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spirit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 *The Book of Songs*; culture of dragon and horse; horse image; horse administ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horses